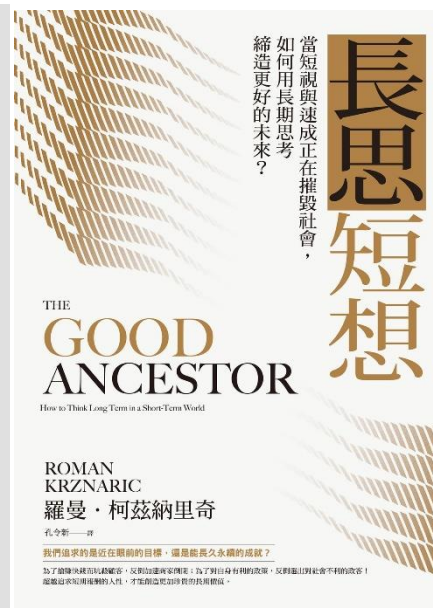


112 年 1 月份 推薦書目

長 思 短 想

作者：羅曼·柯茲納里奇
譯者：孔令新
出版社：商周
出版日期：2021 年 3 月 4 日
語言：繁體中文
ISBN：9789864779987



作者簡介

羅曼·柯茲納里奇

公共哲學家，牛津大學政治社會學博士，艾倫·狄波頓「人生學校」（The School of Life）的創辦人之一，主要探討思想對於改變社會的力量。

《觀察家報》（The Observer）認為他是「英國重要的當代哲學家」，其著作在政治與生態運動、教育改革、社會創業與設計領域皆頗具影響力，從倫敦監獄到 TED 組織都曾邀請他演講。

他曾創辦了世界第一座「同理心博物館」（Empathy Museum），目前為「長今基金會」（Long Now Foundation）的研究員。

個人網站：<http://www.romankrznaric.com>

譯者簡介

孔令新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會議口譯組

第七屆海峽兩岸口譯大賽一等獎得主

專業中英會議口譯員，從事自由口筆譯，認為語言是人類獨有的天賦，口筆譯師在兩種語言、兩種文化之間來回穿梭，把一方的想法與故事分享給另一方，是個任重而道遠的工作。

以上資料取自博客來網路書店

內容簡介

現在買這支股票，多久以內可以獲益多少？

現在投這個候選人，他的政見對我有什麼好處？

從投資獲益、公共政策、健康保險、環境議題甚至商業貿易等，我們幾乎只看到短期內耗費多少成本、可以回收多少利益，人類的平均壽命越來越長，但思考的範疇卻是越來越短！

深陷於短期思考的社會，讓許多的重大改革、企業經營與文化累積無法長久，本書建構了一個長期思維的框架，指引我們運用六個方法，改變正受到被短視與速成逐步蠶食的社會：

- ◆用「深度時間」觀，取代「線性時間」觀
- ◆擴大「傳承」的概念，思考死亡規劃而非退休規劃
- ◆用「未來持有人」取代「股份持有人」，未來世代是尚未出世的股東
- ◆用規劃五百年大教堂建案的理念，培養規劃遙遠未來的本領
- ◆用「情境規劃」工具，不靠正確預測而靠情境準備抵禦危機
- ◆把追求成長的目標，納入考量現有資源的乘載能力

善用六個長期思維工具，就有機會改變社會既有的各個面向，例如：

- ◆設計深度民主制度，避免長期政策遭到繼任政府逆轉
- ◆制定法規延長企業的時間視野，改變短時間最大化股東價值造成的弊病
- ◆掀起再生革命，把現有產品轉換成新產品，線性製造變成循環製造

制定長期決策，可以讓企業獲利增加 81%，讓更多值得存續的資產多留好幾個世代，讓前瞻的眼光改變這個應該可以更好的世界。

目錄

作者序 疫情肆虐後的世界，更迫切需要長期思維

第一篇 爭取時間的拔河

第一章 被「當下」壟斷的社會

第二章 短期成癮與衝動特質如何主宰世界

第二篇 培養長期思考的六個方法

第三章 深時謙遜：用「深度時間」取代「線性時間」

第四章 傳承思維：做出能流傳後世的成就

第五章 世代正義：不是殖民未來，而是投資未來

第六章 教堂思維：設計一個五百年的企劃案

第七章 周全預測：用「情境規劃」思考未來路徑

第八章 超我目標：在自然世界的承載範圍內生活

第三篇 用前瞻能力改變世界

第九章 深度民主：不受選舉循環限制的跨代團結

第十章 生態文明：從投機資本主義到再生經濟

第十一章 文化演化：說故事、設計與虛擬未來的興起

第十二章 邁向長期思維之路

附 錄 跨代團結指數

注 釋

內容試閱

第一章 被「當下」壟斷的社會

我們都繼承來自過去的禮物，祖先留下豐富的遺產：先人於一萬年前在美索不達米亞播下首顆種子，且清出空地，建造水路，建立我們今日居住的城市，還探索科學、爭取政治權利，並創作流傳至今的偉大藝術。我們鮮少思考祖先如何徹底改變自己的生活，多數先人的名字都被遺忘在歷史洪流中，但有少數得以流芳百世，其中一位就是醫學專家喬納斯·沙克（Jonas Salk）。

一九五五年，經過近十年辛苦實驗後，沙克及其團隊終於研製出人類史上首支有效又安全的小兒麻痺疫苗。這是非同小可的突破，當時全世界每年有超過五十萬人因為小兒麻痺而癱瘓或死亡。研製成功後，沙克被譽為奇蹟締造者，但他卻不在乎名氣與財富，不曾為疫苗申請專利。沙克的願景是「為人類做出貢獻」，並為未來世代留下正面的遺產，而他的願景無疑實現了。

沙克晚年時喜歡用一個問題來表達自己的人生哲學：「我們是好祖先嗎？」在他看來，我們繼承來自過去的豐富遺產，也應將這些遺產留給子孫。他認為，如果要做個好祖先，並對抗生態浩劫與核武戰爭等全球危機，就必須摒棄短視近利的觀點，並採取長期思維，考量自己的行為在自身壽命外將會造成何種影響。我們不能再以秒、日、月當作思考長度，而是必須拉長時間，以十年、百年、千年當作思考長度，唯有如此，才算是尊重、尊敬未來的世代。

沙克問的問題，或許是他為人類做出的最偉大貢獻。以更積極的措辭來說，就是「我們要如何成為好祖先？」我認為這是今日最重要的課題，能為人類文明的演化提供希望。要回答這個問題是一大挑戰，它啟發我撰寫本書，但同時也讓我在寫作過程中苦苦掙扎。這個問題呼籲我們思考，未來世代將如何評價我們，而我們留給後代的遺產，究竟會造福他們或是成為禍害？聖經教導我們要做個好撒馬利亞人（Good Samaritan），然而在二十一世紀，光是做個好撒馬利亞人還不夠，我們必須做個好祖先。

未來已遭到殖民

要做個好祖先並非易事，能否達成這個目標，取決於這場全球規模的人類思維鬥爭，也就是短期思維與長期思維之間的鬥爭。

此時此刻，哪一方占優勢顯而易見：在這個時代，病態的短視當道。政治人物滿腦子想著下一場選戰、最新的民調、最近的推特（Twitter）貼文；企業則受季度財報奴役，不斷被要求想辦法提升股東價值；市場受毫秒必爭的演算法驅動，在一波又一波的投機泡沫中炒高，然後崩潰；各國在國際會議上爭吵不休，著眼於各自的短期利益，不顧地球正在燃燒，物種正在消逝。在即時享樂文化的薰陶下，人類食用過量速食，連珠炮般地傳送訊息，不斷按下「現在購買」按鍵。人類學家瑪莉·凱瑟琳·貝特森（Mary Catherine Bateson）曾寫道：「這個時代有個非常弔詭的現象：我們的壽命愈來愈長，但想得卻愈來愈短。我們活在『現在』的暴政時代中。」

短期思維其實由來已久，歷史上充滿這類案例：十七世紀的日本摧毀原生林；二十世紀的華爾街投機失控，導致一九二九年股市崩潰。當然，短期思考不全然是壞事：小孩受傷了，父母可能會急忙送醫；國家發生地震或爆發疫情等危機，政府必須敏捷迅速地採取因應措施。然而，現在只要翻閱每日新聞，就會看見短期思維的負面影響。政府寧可採取急就章的辦法，將更多罪犯丟進牢裡，也不願處理犯罪背後深層的社會及經濟因素；寧可繼續補貼煤礦產業，也不願推動再生能源轉型；寧可在股市崩潰後為破產的銀行紓困，也不願整頓金融體系；也沒有投資預防性醫療、處理孩童貧窮問題、建設公共住房，諸多案例族繁不及備載。

短期思維的危害，不僅限於公共政策領域，現在已讓人類處於危機爆發點。第一個原因是所謂的「生存風險」（Existential Risk）日益增加，通常是指新科技有低機率引發衝擊重大的事件，其中名列前茅就是人工智慧系統帶來的威脅，如不受人類創造者控制的自主致命武器。此外，基因改造產生的流行病毒也是潛在威脅，或是流氓國家在地緣政治動盪的時代中引發核武戰爭。風險學家尼克·博斯特倫（Nick Bostrom）尤其擔心分子奈米科技的影響，擔憂恐怖分子可能會取得能自我複製的細菌尺寸奈米機器人，一不小心失控，就可能毒害大氣。面對這些威脅，許多生存風險專家認為，人類有高達六分之一的機率將在本世紀末前經歷重大滅絕。

文明崩潰的風險也同樣嚴重。生態系是人類福祉和生命的泉源，但我們卻在不斷蹂躪生態系，恐將導致文明崩潰。我們不斷排放二氧化碳及汙染海洋，毀滅物種的速度已經達到「第六次生態大滅絕」的標準。在這樣的趨勢下，發生毀滅性衝擊的機率愈來愈高。在超緊密連結的世界裡，環境威脅的規模是全球性的，我們沒有其他星球可以避難。環境史學家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曾說，綜觀人類歷史，這類生態浩劫就是文明崩潰的根本肇因，而導致生態浩劫的正是人類「勇敢的短期思維」（courageous short-term thinking）。已經有人警告過我們了。

這些挑戰迫使我们面對一個無法逃避的悖論：長期思維是當務之急，我們必須即刻採取行動。二〇一八年，大衛·艾登堡（David Attenborough）在聯合國氣候會議上對世界各國元首說：「我們現正面臨全球規模的人為災難，千百年來未有的威脅，就是氣候變遷。如果不採取行動，人類文明的崩潰與自然世界的滅絕很快就會到來。」身為自然歷史學家的他還表示：「現在發生的事及接下來數年發生的事，將會對往後數千載造成深遠影響。」

這類言論應讓我們進入紅色警戒狀態，但卻經常無法清楚傳達，究竟是誰必須承受我們的短視近利，受影響的人遠遠不止是下一代或下兩代，而是出生於往後數世紀的數十億人類，數量遠遠超過今日的世界人口。

現在的我們，尤其是富裕國家的居民，必須接受這個令人不安的真相：我們已經殖民了未來，把未來當作遙遠的殖民根據地，認為上面沒有居民，可以任意傾倒生態惡化、科技風險及核廢料，並隨意搜刮掠奪。英國在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殖民澳洲時，便採取無主地（Terra Nullius）的法律主張，合理化征服作為，還把澳洲原住民當成不存在，或是對土地沒有任何所有權。今日，我們社會採取的態度就是無主地的概念：未來被視為無主時間（Tempus Nullius），是無人占有也無人居住之地，猶如帝國的遙遠領地，可以隨意占領。正如澳洲原住民至今仍在對抗無主地造成的影響，未來世代也必須對抗無主時間的觀念。

悲慘的是，尚未出生的未來世代完全無法阻止我們洗劫他們的未來，他們無法像婦女參政運動人士一樣擋在國王的坐騎前，或是像民權運動人士般堵住阿拉巴馬的一座橋梁，也無法像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一樣發動食鹽進軍（Salt March），他們沒有政治權利，也沒有政治代表，無法影響選舉，也無法影響市場。未來世代是沉默的多數，但他們沒有權力，而且被我們忽視。

超越空泛概念的長期思維革命

這不是人類故事的終結，我們身處的時期可能成為歷史上的轉折點，各方力量匯聚成全球運動，讓我們擺脫現在式的癮頭，並建立長期思維的新時代。

提倡長期思維的人，包括都市設計師、氣候科學家、醫師及科技公司執行長，他們體認到狹隘的短視近利是今日諸多危機的根本肇因，導致生態系崩潰、自動化風險、大規模全球移民、貧富差距擴大，而最明顯的解方就是更多的長期思維。艾爾·高爾（Al Gore）曾說：「治理機構受到既得利益者的慫恿，這些既得利益者只專注短期利益，忽略長期永續。」天文物理學家馬丁·芮斯（Martin Rees）擔心，我們「很少規劃，很少評估潛在威脅，很少衡量長期風險」，並建議我們應學習中國的長期施政規劃。曾擔任臉書（Facebook）高層的查馬·帕里哈皮提亞（Chamath Palihapitiya）坦承：「我們創造一種靠著腦內多巴胺驅動的短期回饋循環，破壞了社會的運作。」英格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曾公開批評，資本市場與企業行為「充滿短視近利」。同時國際間也開始體認到，今日的道德思考與政策決策，必須考量未來人類的生活。過去二十五年來，聯合國（United Nations, UN）通過超過兩百五十份決議文，明白提到「未來世代」的福祉。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宣布：「跨時代團結絕非可有可無，而是公義的基本問題。」

愈來愈多人體認到長期思維的重要，把它視為文明的首要任務，這是前所未見的現象。除了諸多良言勸告外，現在也出現許多實務計畫與倡議，將這些勸告化為現實。斯瓦爾巴全球種子庫（Svalbard Global Seed Vault）是一座位在北極遙遠境地的石造碉堡，任務是保存六千多個物種的一百萬顆種子至少一千年。此外，還有新的政治結構出現，如威爾斯設立未來世代權利委員（Future Generations Commissioner）一職、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則設立內閣事務與未來部（Ministry of Cabinet Affairs and the Future）。青年社運興起。二〇〇七年，九歲的德國男孩費利克斯·芬克貝納（Felix Finkbeiner）創辦 Plant-for-the-Planet 組織，至今已在一百三十個國家種植上千萬棵樹木。藝文界也有人士響應，音樂家傑姆·費納（Jem Finer）的創作「Longplayer」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午夜在倫敦一座燈塔內啟奏，演奏將會持續千年不重複。

長期思維日益受到重視，卻遭遇一大問題，除了科學界、藝文界，或是若干有遠見的企業及政治運動人士外，長期思維仍是邊緣概念。無論是歐洲、北美或新興經濟體皆是如此，目前長期思維無法深入現代人的思考，現代人依然受限於短期思維的桎梏。

此外，長期思維的概念其實還很空洞。我在無數對話中聽到，長期思維是解決地球危機的方法，卻無人能真正解釋其具體內容。在搜尋引擎上搜尋長期思維，可能會出現近百萬筆結果，但鮮少有人能解釋意義、原理及跨越的時間，或是要採取何種行動，才能轉化為常態。高爾等公眾人物可能會支持長期思維的美德，但長期思維仍然非常抽象無形，是沒有原則或計畫的萬靈丹。長期思維的內容空洞，可以說是一種概念緊急危機（Conceptual Emergency）。

如果要做個好祖先，首要任務就是填補這個空洞，本書提出六個有遠見又務實的方法，以培養長期思維。這六個方法結合在一起，便能成為重要的思維工具，對抗只專注當下的思維。

以上資料取自博客來網路書店